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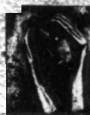


夜
撞
撞
撞
系
列

夫
續
著

穴
十
日

远方出版社



夜性體系列

夫續 著

穴
目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穴十日 / 夫 纘 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1

ISBN 7-80723-181-5

I. 穴... II. 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8439 号

穴十日

作 者: 夫 纘
策划编辑: 方 伟
责任编辑: 张 旭 文 欢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政编码: 010010
承印单位: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81-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黑暗之手	001
第二章	离城之约	030
第三章	第一日	047
第四章	第二日	072
第五章	第三日	091
第六章	第四日	108
第七章	第五日	126
第八章	第六日	140
第九章	第七日	151
第十章	第八日	166
第十一章	第九日	183
第十二章	第十日	196
第十三章	潜入，继续潜入	211

第一章 黑暗之手

这是一个普通的雨夜，单身汉毛流像往常一样跑出去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两点才醉醺醺地回来。

虽然脑袋晕乎乎的，可他还是敏锐地觉察到身边有一丝诡秘的异样，具体是什么他说不上来，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直觉。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他一直有这种感觉——明明是大夏天，他却总觉得后脊梁阵阵发凉，似乎有一个阴郁诡诈的鬼魅就藏在离他不远的角落里，正撕开夜幕的一角，得意地瞅着自己的猎物，发出低沉浑浊的嘎嘎冷笑。

刚走近小区外的小林子旁，他突然隐隐约约听到一波接一波的呜咽声！声音不大，气息也很微弱，像婴儿哭累时发出的哽咽，断断续续，若有若无，还有些许怨毒、伤痛、绝望，仿佛一股阴气从幽深的湖底最深处荡漾开来，混合在水面的瘴气中蜿蜒而上，直刺人的神经。

毛流大惊失色，忙侧耳细听，那怪声居然就是从小林子里发出来的！他连忙紧跑几步，拐个弯，转过了那片林子。再回头一看，除了两点落地时发出的细碎的淅淅沥沥声，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什么诡异。他心里一个劲骂自己多疑，纯粹庸人自扰。

其实毛流今晚原本心情很好，好到可以放下手里的活计跑去跟几位朋友喝酒狂欢。大家从饭馆喝到酒吧，再喝到路边大排挡。先是白酒，后来换成红酒，接下去又是啤酒，直喝到口齿不清、浑身发软。尽兴之余，他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心情躁动不安，潜意识里总觉得黑暗的地方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单等合适的时机再下手。

到了凌晨一点多，这种怪异的感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逼近，似乎

即刻就要发作。毛流恐慌不已，只好提前告辞回家，希望能躲过去。

可是，刚一走进社区大门，他就立即感觉到周围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劲，越往前走，这种从未有过的蹊跷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直到听到那怪声时，他确信无疑，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可到底是什么呢？他一边摇晃着身体往公寓走，一边费力地琢磨。

突然，他脚下平白无故地打了个踉跄，一股阴冷的寒风拔地而起，带着不祥的气息，裹着雨点迎面向他扑来。毛流仿佛被人点了穴道，双脚傻傻地钉在原地，无法再向前跨出一步。

恍惚间，他隐约看到一团朦胧的影子从眼前轻轻飘过，淡淡的，模糊得看不清形状——既像是人，又好像只是一件不慎飘落的衣裙。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丝异样的香味，说不清是脂粉还是香水，很古怪，闻过之后觉得神志恍惚，身体却更加僵硬。

他壮着胆子，借着路灯仔细一看，夜色中除了雨丝不断地飘落，什么异样都没有；再使劲嗅嗅鼻子，除了雨的味道，什么也没闻见。他失魂落魄地晃了晃脑袋，疑心自己喝酒太多，眼前出现了幻觉。

转过花坛，可以看到公寓楼外的路灯在雨中孤独地亮着，昏黄的光线让毛流感到几分温暖，他加紧脚步，继续往前走。

可是，刚转过那片草坪，他忽然又听到一声若有若无的呜咽，那声音细碎，微弱，悲切中透着几许绝望。一股难以抵挡的寒气再次从他的后背窜起，迅速漫延到四肢百骸，他头皮一阵发麻，全身的汗毛也一齐竖起，禁不住浑身战栗。

然而，等他站住脚，试图仔细聆听时，那声音却又没了。

俄而，仿佛有衣衫般轻柔的东西轻轻拂过他的手边，发出轻得几乎听不见的歔嗟声。刚才那股怪怪的香味再次钻入鼻孔，有点像迷幻剂，令他头脑发懵。

毛流极力躲开那气味，不顾一切地回头看去，只见四下里一片漆黑寂寥，除了风雨声，除了树枝摇曳，并没有一个人影。

他僵硬地站在原地，呼吸声变得愈加粗重起来，浑身的血液急剧奔流，后脊梁如电流般掠过阵阵寒意，也分辨不清到底是因为冷还是害怕。

在这个心理作用的影响下，周围这片熟悉的楼群在他眼里也变成了鬼影魑魅，于漆黑中透着阴森可憎的邪气。

这种被窥视的感觉非但极不舒服，更令毛流胆战心惊，他不得不搬出无数“无神论思想”来教育自己，又故意回忆起以往的高兴事，好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才折回身往公寓走去。

好不容易到了门口，他马上就明白自己今天有多倒霉：电梯居然坏了，安装在墙上的电梯指示灯红荧荧地，上面醒目地标示着：“停止运行”。

“看来又得爬楼梯啦。”毛流打着酒隔，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却也无可奈何。

其实平时他挺喜欢爬楼梯的，虽然住在十三楼，可还是经常乐此不疲地爬上爬下，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喜欢楼道中有时会突然闪现又迅速消失的诡秘气氛。

可今天，他一点也不愿爬，总觉得那黑压压的楼道里似乎藏匿着什么麻烦，虽然说不出清，却当真存在。

可是，已经这么晚了，除了爬楼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上楼呢？

毛流无奈，抬头望了望黑洞洞的大楼，只好强打精神，憋足劲开始爬。

楼道里漆黑一片，没有丝毫光亮。他跺了一下脚，发现墙上的声控灯没有像往常一样亮起来，便又拍了拍巴掌。灯还是没有亮，也许是坏了。

毛流不无懊恼地埋怨了一声，刚要抬脚踏上楼梯，忽然听见前面响起了女式高跟鞋的啪嗒声。

“嗒——嗒嗒——嗒——”

女人似乎怕惊醒了熟睡的邻居，脚步声细碎、缓慢，而且非常轻微。

这么晚了还有同路人，尽管是女性，可还是令毛流顿时胆壮了许多，紧跑几步，希望能跟上她。

可一直追到三楼，却并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他驻足细听，楼道里悄悄地，高跟鞋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

外面的雨声有点大，飒飒地落在树叶上，冷风裹住雨滴，簌簌乱响着从楼道的窗口钻进来，零星的雨点落在毛流的脸上。他有点清醒，心想自己一定是喝多了，大脑一发昏，小脑就空前活跃，幻想丰富，错把雨声当成人的脚步声了。

他抹了一把脸，无意中又感到额前居然轻轻飘过一团云雾似的东西，虽然看不清，却分明可以感觉到。

就在他发愣的当儿，一缕灯光忽然从上面的五楼或是六楼倾泻下来。

望着这点希望之光，毛流大喜过望，他赶紧拍手跺脚，希望灯都亮起来。谁知被他这一闹腾，上面的灯忽然灭了。

少顷，毛流感觉有个身影蹑手蹑脚地从自己背后走了上来。他僵硬地站在台阶上，感觉到那是一个模糊的人影，朦胧如烟，一股淡得几乎闻不到的脂粉味随之钻入他的鼻孔。

单凭这一点，他可以肯定那是个女人，更何况紧接着还有凉凉的裙袂拂过了他的手。

与刚才不同的是，这次的气味虽然很好闻，却更令他头晕。毛流紧张得直冒冷汗，死死地抓住栏杆，嘴唇随着喉结一齐颤抖着问：“谁？”

那女人的身影没有停留，也没有回答他，竟然扭动着，在楼梯口飞快地打了个旋，倏地不见了。

毛流屏住呼吸，哆嗦着从衣兜里摸出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点燃。他捂住火苗，紧跑几步追上前，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他跃上台阶，借着微弱的灯光亮一看，过道上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

他正在狐疑，不料身后突然又响起一声隐隐约约的呜咽声，低低的，有点沉闷，像是啼哭，又像是叹息。

毛流猛一回头，发现楼梯的扶手上居然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上面还闪着亮晶晶的微光。

他赶忙举起火机照过去，可还没等看清楚，眼前再次旋起一股阴风，那团黑东西呼——地从扶梯上一跃而起，“喵——喵”尖叫着，飞快地窜了。

“讨厌的老野猫！”

毛流忿忿地骂了一句，酒醒了许多。难怪人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肯定是自己心里有鬼，再加上酒精让人晕头转向，过分紧张，变得疑神疑鬼，才会招致这一连串的诡异。

这么一想，他便宽慰自己，认定今夜的异样感觉一定是由本能导致，既然无法验证，也只能归结为心理问题。

他打开手机，借助微弱的荧光刚要上楼。奇怪的是，这时楼道上的灯居然全亮了，照得四下里像白昼一样。毛流放下悬了半晚上的心，抬

着发软的腿脚继续往上爬。

可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无论他走得慢或是快，总能听到一个高跟鞋声不疾不徐地跟在后面，他走它也走，他停它也停，角落里不时还发出衣裙摩擦的唏嘘声。

有好几次，毛流满心恐惧地忍不住猛地回头去看——可身后除了灯光如炬，什么活物也没有。

然而等他再往前走，依然能够听见高跟鞋以及衣裙摩擦的声响，甚至依稀还有萦绕不绝的脂粉味。虽然他根本不信世上真的有鬼，可今天晚上，他是真的怕了。

终于到了十三楼，毛流站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家门前，还是感到几分恐慌。他拿出钥匙，故意在门上弄出很大声响，希望邻居能够听到。

打开房门后，他破例没有径直踏进去，而是站在门外，先伸手进去打开了灯。

雪亮的日光灯顷刻间照亮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那个紧锁的小暗房，屋子里一切照常，看不出任何异样。毛流放了心，换上拖鞋进了屋。

为了压惊，他从冰箱里取出了一瓶啤酒。虽然从晚饭开始，他已经喝了不少酒，脑袋有点迷糊，可还得喝。

此刻，这场夏末的大雨正下得紧，风声在树梢间发出一波又一波凄凉的呜咽，使这个原本普通的雨夜显得愈加湿冷而诡秘。

往常在这种日子里，毛流的情绪非但丝毫不会受影响，反而出奇地好——外面越是阴郁、呆滞、令人心脏不舒服，他就会觉得愈发愉悦，思维也比往常更活跃。换言之，这种天气更容易让他兴奋。

如果不是因为刚才那番令人恶心的遭遇，毛流一定不愿意浪费这个难得的夜晚。他会盘腿坐在床上，将手提电脑放在腿上，开始又一个令他浑身细胞都异常兴奋的夜生活。

他喜欢关上房间里所有的大灯，只亮着一盏玩偶造型的小台灯——他讨厌一切太过明亮，觉得还是暧昧的光线比较有情调。

瞧瞧这幸福的时刻吧：台灯发出一团让人迷醉的粉红，与电脑显示器上蓝荧荧的光互相辉映，迷离而又神秘，令他情绪高涨，凭空多了几分想像力。他会全力在网上冲浪，不时还拿起手边的“雪花”啤酒喝一

口，权当自己是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E时代田园隐士。

可今天晚上，他不可能再有这么爽的情绪了。

歪在沙发上酝酿了半天，毛流还是没有丝毫睡意。很显然，刚才的遭遇已经深深地刺激了他，今晚注定无法安眠。他把电视机、音响、电脑全都打开，让屋子里充满声响，仿佛这样才可以好受点。可是，尽管四下里是一片喧哗的人声和音乐声，他心中那团狐疑和忧惧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浓重了。这滋味很像他在晚饭时不小心吞下的那根鱼刺，到现在还坚韧地黏在嗓子眼里，不上也不下，让他既不能着急，更不敢恼怒。

他坐到电脑前，打算浏览今天的新闻，以便分散一下注意力。

忽然，网页上啪地自动弹出了一个对话框，接着，一个美女的头像清晰地闪现在毛流面前。镜头中的她妩媚地笑了笑，摆出一个让人血脉贲张的动作。毛流忘记了害怕，痴痴地看着美女的表演，神情激动不已。

就在他调好摄像头的高低，准备跳一场愉快的指尖舞的时候，“呲吱——呀！”电脑的音箱里突然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鸣叫，刺耳的声音在静谧的雨夜里显得尤其瘆人。正沉浸在感官情绪中的毛流吃了一惊，刚刚有点平息的恐惧就像池塘里的烂泥遭到石头的突然打击，再次腾空而起，迅速弥漫了整个胸腔。他吓得浑身一哆嗦，整个人顿时僵在那里。

等看清楚那不过是QQ群上线的提示铃声时，他恨恨地咽下一口唾沫，点了一下QQ群的对话框。

随着鼠标的点击，音箱里先是传出一段刺耳的乐曲声，接着，一张闪烁着绿光的帖子如幽灵的影子，无声无息地飘到他的眼前。帖子上画着一个狰狞的魔鬼面具，令人恶心欲吐，旁边还有一行血红的大字格外醒目。随着画面不断变大，那行字一边扭转折跃，一边顺势展开，它们得意洋洋，胸有成竹，而且颇有风度，像极了那些站在舞台上存心摆布观众，把对方的惊叫当作褒奖的魔术师。

这种用实物吓唬人的玩意毛流见得多了，他丝毫也不害怕，还故意瞪大眼睛，看着血色的字在不断变化图案和形状，好不容易才看清楚上面写的是：

黑暗之手，牵引我们潜入城市那诡异的禁区。

他轻轻念叨着这句话，觉得既好奇，又有点莫名的不舒服。

字迹很快消失了，作为背景的墨绿色魔鬼面具僵硬地忽闪着，慢慢扩大，最后充斥了整个屏幕。画面渐渐变成白色，一片黑色的字迅速闪现出来。毛流探身细看，发觉这并不是肆意攻入的电子小广告，而是一张极具诱惑力的“英雄帖”：

城市探险协会急寻探秘者！

朋友，你算得上是一位疯狂的城市探险者吗？你想自己亲手拍摄一部耸人听闻、神秘刺激的地穴电影吗？

你知道离城地下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地穴吗？你想在那个无人踏入的地下兵工厂中领略探险的刺激吗？你想知道那荒废的、阴风惨惨的地穴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吗？

一次连发尖都能体会到的颤栗之旅。

“黑灯”城市探险协会力邀富于冒险精神的勇敢者一同前往，拍摄国内首部地穴电影，有兴趣者请于9月11日下午4点在离城五角星宾馆聚会。

消息来自专门为探险者提供最新信息的“卜卜探险网”，这是毛流经常留恋忘返的网站之一。他忍不住拍拍大腿，兴奋地一口喝干了“雪花”啤酒，猛地从床上翻身跃起，将刚才的恐惧忘到了九霄云外。

啤酒瓶被打落在地，在滑溜溜的地板上滚动起来，发出咔嚓咔嚓的噪音。望着酒瓶在地板上洩出丝丝缕缕的残酒，毛流突然发现一直卡在嗓子眼里的鱼刺不见了。

毛流是个自由摄影师，除了偶尔参与一些小众电影的拍摄，他的正经行当则是为几家网站和时尚杂志配一些风景和人物图片，生活还过得去。虽然外表散漫，可他工作起来却相当认真，所以很讨客户欢喜。不过，平时除了扛着相机、DV到处跑，他更热衷于做的事其实是城市探险。

仔细算起来，从小就喜欢钻进各种黑洞里探秘的毛流虽然才23岁，却早已是一位铁杆UE迷了。

在那些不知道城市探险为何物的菜鸟朋友面前，他常常自吹是“骨灰级”探险发烧友——因为他已经钻过大小近百座建筑废墟和防空洞。

与其他同行一样，他把探险的目标建筑锁定在城市的B面——那些

几乎被遗忘的断城墙、战后遗留下的碉堡、兵工厂、教堂、历史悠久却无人光顾的旧式小洋楼。

一开始只是因为找不到心仪的女朋友闲得发慌，所以才钻进黑洞和废墟里找刺激，可后来他渐渐对这个行当入了迷。平日里除了工作就是四处探险，像耗子一样到处乱钻，连那些最近十几年才被废弃的旧工厂也不放过。而那些有着巨大分布网络的地下排水管道、地下蒸汽通道、防空洞、以及地铁隧道，则是他最向往的地方。

在他的心目中，这些潮湿、荒僻的地穴永远具有挑战性，更是可以肆意胡思乱想的好地方。

想想吧，在一个漫长、潮湿而又无比昏暗的地道里，什么都有可能遇到，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出口会通向哪里，谁也无法预料即将出现的是什么。

他喜欢的正是在这种幽闭空间里“吓死人不偿命”的刺激。

看到这个帖子，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钻过地道，去感受非凡刺激的毛流马上来了兴致。

他看看日历，今天是八月九日，离聚会还有两天时间。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干嘛不提前去，先探个虚实呢？”

这个念头折磨了毛流大半个晚上，刚才的恐惧已经彻底消失，由兴奋取而代之，很快爬满了他的思维。他再也躺不住了，索性起床开始收拾行装。

他打开存放专业用具的衣柜，逐一将黄色的连体防水服、手套、头盔、护膝、护肘、超能电筒、备用电池及灯泡，还有绳索、联络用的哨子、防水粉笔等专业探险用品捣腾出来，还特意检查了头盔上的头灯是否完好。

这套行头看似不起眼，却足足花了他两万多块，也是他所有家当中最值钱的。

整理好物品，下来就该考虑订票。

原本他打算在网上预定机票，可就在准备敲下“确定”键时，他转念一想：坐飞机有什么意思呢？一个大活人被装在一个巨大的鸟形铁皮盒子里，高高地漂浮在白茫茫的云层中，什么也看不到，整个旅途短暂而无趣，严重窒息人的想像力。想到这里，他断然放弃了坐飞机这种既

浪费钱又没创意的旅行工具，预定了一张开往离城的火车票。

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毛流这才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睡觉。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阵剧烈的头痛突然将他从睡梦中弄醒，他精神恍惚地想要睁开眼，可眼皮却像被胶粘住了，怎么也睁不开。

他正在惊疑，却感到有一双魔爪正拼命压住他的胸口，下手非常狠，力量强大到几乎令他窒息而死。

他拼命踢腾着双脚试图反抗，这时，忽然听到“吱呀——”一声，好像是卧室的门被人推开了。

魔爪迅速消失，毛流总算逃出死路，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卧室里一片朦胧，虽没有灯光，但依稀能够看到房门关得好好的，并没有被打开。

他怔怔地望着那扇门，分不清这到底是梦魇还是真实。

突然，透过门下的缝隙，他看到一个人影倒映在房间外的地板上。紧接着，卧室里居然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而且是高跟鞋。

“嗒——嗒——嗒——”

随着声音，一个窈窕的背影飘然穿过毛流的床尾，径直停在了窗前。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毛流看到那是个女人。

她穿着长裙，侧脸对着他，女人低垂着造型完美的脑袋，几缕卷发没有束紧，顺着脖子蜿蜒垂下，看上去很美。

她的出现让毛流充满烟酒味的房间里立即蔓延起一股恬淡如水的清香——不是香水，也不是脂粉，却香气宜人，闻之令人倾倒。

“你是谁？”

这一次，毛流不再害怕，壮着胆子问了一声。

听到他的问话，女人没有回答，而是徐徐拉开窗帘，纤细的手指用力推开窗户，身子轻盈地一跃。还没等毛流反应过来，她已经高高地站在了窗台上。

毛流吓坏了，连忙叫道：“小心！”

女人不理他，而是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了下去。

这可是十三楼，跳下去会没命的。毛流再也忍不住了，掀开被子冲向窗口。

只听“砰——”的一声，他的脑袋结结实实撞在窗户玻璃上，疼得

直咧嘴。他顾不得揉脑袋，连忙手忙脚乱地打开台灯。

灯光在房间里布下一片雪白，他定睛一看，只见房门紧闭，窗帘纹丝未动。他不放心地走过去一瞧，窗户也关得好好的，哪里有什么跳楼的女人。

“讨厌，我怎么会做这么恶心的梦！”

毛流骂了自己一句，躺回床上关掉灯继续睡。不料刚躺下一会儿，就看见一个面容模糊的人影又出现在房间里。

毛流哆嗦着缩成一团，呆呆地看那人影步履飘逸地走到床的另外一边，居然坐了下来。它抱起床上放着的另一只备用枕头，使劲揉搓几下，又放回原地。紧接着，它伸出长长的手臂，拉开被子，慢慢抬起了腿脚。

“它该不会是要睡在这里吧？”

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鬼故事开始在毛流的大脑中酝酿发酵，然后四处汨汨漫溢，很快控制了他的思维。他脸色蜡黄，浑身乱抖，惊得险些跌落床下，满头大汗瞬间蒸发得一滴也没有。他精神极度紧张，下意识地使劲憋住气，喉咙却仍然控制不住地响了一声。

沉闷而低微的声响惊动了人影，它刷地站起来，白花花的影子左右闪动几下，突然又不见了。

毛流吓坏了，双手哆嗦着打开床头灯一看，除了他自己，屋子里什么人影也没有！他简直快要疯了，可又无计可施，只好疑心自己是在做了一场奇特的梦。

因为担心再被噩梦叨扰，他只好吞下一片安定，倒头接着又睡。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毛流习惯性地看看四周，赫然发现床头那只原本平整饱满的备用枕头竟被揉得凌乱不堪，中间有一个深深的坑，洁白柔软的棉布上面居然有两根长长的发丝！

他壮着胆子拈起一根，发丝长而柔软，富有弹性。闻一闻，居然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难道有个卷发女人昨夜曾躺在这张床上与自己共枕？毛流惊出一头冷汗，身上立即蹦出芝麻粒般大小的鸡皮疙瘩。他忍不住骂自己到底中什么邪了，整个晚上一会梦见有人跳楼，一会梦到与女人共枕。简直恐怖至极。

就在他懊恼不已的当儿，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剧烈的敲门声。

毛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脆弱的心理防线了。

出于惯性的自卫意识，他迅速环顾房内，希望能够找到一件防身的东西。老天助人，电脑桌上居然有一把水果刀，虽然有点小，但也勉强算是武器。

这会儿，敲门声更加急迫了，他顾不得多想，一把操起桌上的水果刀，蹑手蹑脚走到门前，鼓起勇气问：“谁？”

外面的人不回答，仍然坚持不懈地按门铃。毛流不耐烦了，大声嚷道：“谁呀？”

敲门声停了，一个男子粗声粗气地回答：“送票的！”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活人。毛流不再害怕，他飞快地穿上牛仔裤，胡乱往身上套了件T恤，抖着双手费劲地拧开门锁。

只见寂静幽暗的楼道站着位身材结实的快递小哥，他穿着干净整洁的工作服，精神抖擞，一脸认真劲，十有八九是个干兼职的学生。

“您好，我是来给您送票的。”

“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毛流埋怨道。

快递小哥忍不住笑了：“什么大晚上？天都亮了！”

毛流回头看看墙上的挂钟，确实已经是早上七点了。他拍拍脑门，讪笑着问：“什么票？”

“您昨天晚上没有预定一张火车票吗？”

毛流这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笑道：“是我！是我！你们可真神速啊。”

快递小哥取出装票的信封给他，又拿过单据说：“您签个字吧。”

趁毛流低头签单子的空儿，快递小哥冷不丁说道：“大哥，您胆子真大呀。”

毛流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问这话什么意思。

“外面管你们这里叫‘死亡小区’，你不知道吗？光去年就有六个人从这栋大楼跳了下去，怪不得一进来就觉得瘆得慌。”

“胡说。我都搬来半年多了，咋不知道呢？”

“真的。昨天晚上，你们这儿又有个女的跳楼自杀啦。”

“死、人、了？”毛流控制不住地打个冷战，连喉结都跟着颤。

“看来您是真不知道啊。我刚才上来时，一堆人正围在楼前的草坪边看热闹呢。警察也来了。”小哥指了指楼上，“听说那女人是昨天晚上两点多从20层高的楼上跳下来的，脸朝下，人已经摔扁了，真惨。”

毛流瞪了他一眼，不肯相信。

“不信您自己去看看吧。不过，这会儿警察可能已经把尸体拉走了。”小哥说着，麻利地收拾好其余的包裹，转身走了。

毛流连忙跑回房间，打开窗户往下看。楼下果然罕见地聚集了很多人，警车和110急救车的车灯来回闪烁，一群护士和警察来回奔跑，不停有人在拍照，嚷嚷，嘈杂的声浪一波接一波传了上来。

毛流肢体僵硬地趴在窗台上，昨夜的惊魂一幕又在眼前浮现，他心头凛然一跳，下意识地探出脑袋朝楼顶看了一眼。

此刻雨早已经停了，但天气还很阴，潮湿中透出一种腐烂的阴险。围成半圆形的高楼沉默地矗立在阴云惨淡的天空下，气势威严地俯视着他，仿佛随时就要当头压下来。

突然，一只黑色的鸟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斜斜地飞向这边。大约飞到第二十层的高度时，黑鸟突然像触电一样蹦了起来，惊慌地拍打着翅膀四处横冲直撞，一边发出尖利的一声惨叫。

毛流觉得后脊梁冷飕飕的，浑身爆起一层鸡皮疙瘩，连忙缩回脑袋，啪地关上了窗户。

“哇呀！这房子不能住了，必须走，赶紧走！”

他惊魂未定地在房间里兜了几个圈，决定还是马上离开比较好。他拿出电话，拨通了好朋友夏至的号码。

夏至是他的大学同学，不知中了什么邪，曾经一心想当警察，可最终没能如愿以偿，无奈只好在《法制晚报》当了一名记者，还聊以自慰地说自己总算是和警察沾了一点点边。

电话响了好半天，那一头的夏至才接起来，睡意朦胧地哼唧道：“干嘛呀？这么一大早？”

“电话里说不清，我这就去你那儿。”临挂电话前，毛流特意叮嘱道，“把你的妞儿赶走，别让我碰上了，不方便。”

夏至嘟囔一句，挂了电话。

毛流背着相机和DV，拉起旅行包来到楼道出口，惊讶地发现电梯口

的显示灯照常运行着。

怎么回事？毛流正感到奇怪，电梯门突然大开，电梯女工笑吟吟地坐在里面，态度谦恭地打着招呼：“早啊！”

毛流来不及多想，钻进了电梯，一边问道：“电梯不是坏了吗？怎么这么快就修好了？”

“没有的事，电梯一直好好的呀。”

“昨天夜里两点多我回来，电梯明明是坏的嘛！”

“哦，那我不清楚了，我今早六点才接的班。”女工说着，突然瞪大眼睛问道：“昨天夜里两点？那个女人就是那个时候跳楼的，你没有看到吧？”

“啊？”毛流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改口道，“说错了，是十二点，嘿嘿。”

女工放心了，抚着自己的胸口，神秘兮兮地说：“我见过那女的。”

毛流吓得后退一步，狐疑地看着女工，只听她接着说道：“人长得挺漂亮的，一头长长的卷发，我就一直想烫成她那样的，所以记得很清楚。”

回想起自己枕头上散落的卷发，毛流顿时毛骨悚然，实在后悔坐这电梯了，恨不得马上离去。

女工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不安，兀自絮叨道：“这个地方太邪性了，这个月我就换地方。”

毛流手脚冰凉彻骨，机械地点头，心里忽然有点难过——也许昨夜那女人在临死前真的与自己有过邂逅，只可惜他喝得太迷糊，受了酒精的蛊惑，神经过敏，净忙着害怕，眼睁睁地看着她跳下去——那不过是个梦，至多算是一个过于真实的梦而已，毛流自我安慰着。

走出灯火通明、一切正常的电梯，听到开梯女工在身后对他说再见，毛流不由嗤笑自己昨夜太胆小了，纯粹是自己吓自己。

虽然今天的天色还是不太好，一种不知是烟雾还是湿气的东西悬浮在天地间，空气沉滞，憋闷，沉甸甸地压在脑门上，让人总忍不住想撕破喉咙喊上几嗓子，企望换来片刻的新鲜和轻松，但毛流还是感动得想哭：生平第一次，他喜欢上了通透、喧闹的白天。

楼下的警车、120急救车以及围观的人们已经没了踪影，那片草坪被昨夜的雨水冲刷得纤尘不染，已有毫不知情的小猫小狗在草丛中撒欢、打